

“乡下人”的是与非

——沈从文的身份认同研究

郭大章

(西南大学文学院, 重庆 400715)

摘要: 沈从文一辈子都以“乡下人”自居,但沈从文却出生于湘西凤凰的一个名门望族,且沈从文的创作带有极其深刻的内涵和“民族重造”的理想,这便与其“乡下人”身份产生了很大的矛盾。由此,沈从文其实并非传统意义上的“乡下人”,他的这种自称,隐含了来自偏远湘西的沈从文的自卑心理,以及沈从文想以此来保持自己独立的价值评判尺度等原因。因而,沈从文“乡下人”身份的内涵也变得丰富起来:除带有明确少数民族含义和现代意识之外,还兼具“知识分子”、“都市人”和“乡下人”等多重身份特征。

关键词: 沈从文;“乡下人”;身份认同;内涵

中图分类号: I20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7192(2017)06-0089-06

沈从文一辈子都以“乡下人”自居:“我是从另一个地方来的人,一切陌生……坐在房间里,我的耳朵永远向的是拉船人的声音……在都市住上二十年,我还是乡下人。”^{[1]87}并且,沈从文的这个意识非常强烈,1981年接受美国学者金介甫访问时,他依然说自己是个乡下人,一直到临终前的1986年,沈从文仍旧坚持“我人来到城市五六十年,始终还是个乡下人”^{[2]24}。

在现当代文学史上,喜欢以“乡下人”自居的作家不在少数,比如师陀,“我是从乡下来的人,说来可怜,除却一点泥土气息,带到身边的真亦可谓空空如也”^{[3]3},比如当代的贾平凹,“我是农民……可后来,做起城里人了,我才发现,我的本性依旧是农民,如乌鸡一样,那是乌在了骨头里的”^{[4]560}。但是,他们并不像沈从文那样执拗。

然而,考察沈从文的家世以及他的整个创作体系,会发现,这其中存在着很大的矛盾:沈从文的创作有着极其深刻的内涵,他在对人生现象进行抽象思索的同时,大胆地向更大更深更广的境界进取,“你得离开书本独立来思索,冒险向深处走,向远处走。思索时你不能逃脱苦闷,可用

不着过分担心,从不听说一个人会溺毙在自己的‘思索’里……只管向‘黑暗’里走,那方面有的是炫目的光明”^{[5]217}。而且他的作品是有着“民族重造”的理想在里面的,作为一个“乡下人”的沈从文,是无论如何也达不到这种思想深度的。那么,沈从文的“乡下人”身份,便值得我们去深思:到底沈从文的身份认同是什么?他的“乡下人”身份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身份?该怎么去定位沈从文的这种自称“乡下人”的问题?沈从文“乡下人”的身份和角色定位到底有着一些什么样的内涵?

一、沈从文的家世

沈从文1902年12月28日出生于湘西凤凰,他的祖父沈宏富曾任云南昭通镇守使和贵州提督,后在湘西家中因伤病而死。沈从文这么描述祖父的死:“这青年军官死去时,所留下的一份光荣与一份产业,使他后嗣在本地方占了一个优越的地位。”^{[6]4}沈从文在这里用了“优越”一词,这说明沈家在凤凰绝不是一般的家庭,而是处于当地社会上的大家贵族。

收稿日期:2017-06-16

作者简介:郭大章(1982-),土家族,男,西南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E-mail: 104798393@qq.com

凤凰从清朝到民国年间,一直都是湘西极其重要的军政中心,直到上个世纪50年代,设立湘西自治州以吉首为州府时,凤凰才降为县制。由此,凤凰也并非属于传统意义上的“穷乡僻壤”,离真正的“乡下”也相去甚远。

沈从文的父亲沈宗嗣曾被选为当地临时掌权人物,曾任凤凰中医院院长等职,1931年病逝。外祖父黄河清,是当地最早的贡生,担任过守文庙的书院山长。母亲黄素英读书较一般人多,当沈宗嗣早年长期离家时,一家重担全靠她挑起,在当地是一位颇有胆识和魄力的妇女。

沈从文年轻时曾迷上了一个“脸儿白白身材高”的女孩儿,他在《从文自传》里这么描述:“当一些乡绅知道了这件事情时,每个人都劝告我不要那么傻。有些本来看中了我,同我常常作诗的绅士,就向我那有势力的亲戚示意,愿意得到这样一个女婿。那亲戚于是把我叫去,当着我的母亲,把四个女孩子提出来问我看谁好就定谁。四个女孩子中就有我一个表妹。”^{[6]73}沈从文这里提到的那个亲戚,便是熊希龄的弟弟,而这四个女孩子其中之一,便是熊希龄的侄女。熊希龄是凤凰当地非常著名的人物,曾担任北洋军阀政府的总理,后从事社会福利事业,而沈从文的一个姐夫,便是熊希龄的外甥。从熊希龄的弟弟愿意招沈从文作女婿这件事来看,沈从文家族在凤凰应该是有着极大的势力和极高的地位的。不然,在那么一个崇尚门当户对的年代里,熊希龄的弟弟实难做出这样的决断。

沈从文与湘西上层社会之间其实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由于历史原因,沈家与熊希龄田应昭陈渠珍等湘西上层人物有着密切关系。沈从文父亲差点娶了田家姑娘,他的弟弟到底与田家联了姻,关系确实错综复杂。”^{[7]30}后来由于战争和父亲的原因,沈家开始明显地衰落了,但尽管如此,仍然是“沈家在当地具有优越地位,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沈家的架子并没有倒”^{[7]10}。直到1917年沈从文17岁时,家里的境况才开始变坏,后来移居芷江,沈家便在凤凰彻底败落了。

以沈从文这样的家世,就算后来家道中落,也绝对称不上什么乡下人,但沈从文却一辈子以

“乡下人”自居,究竟是什么原因?

二、沈从文自称“乡下人”的原因

1. 湘西地处偏远

1923年,沈从文离开湘西来到北京,虽说凤凰也算得上湘西的繁华之地,但相对于北京来说,却也属于边疆僻地,接近于蛮荒,是典型的乡下,这或许也是沈从文自称“乡下人”的最初的根源。沈从文在去北京之前,他的童年和青少年时代都是在湘西度过的。在湘西这个乡下,沈从文整整生活了二十年。对于一个作家来说,童年时代的生活经历,无疑有着巨大的影响,会影响到作家一生的创作,甚至会影响到他和这个世界的关系。在沈从文临终前,他曾说:“表面上看我仿佛完全变了,事实上却仍然活在我顽童时代生活留给我的无比深刻的印象中……自己始终‘还是个乡下人’。”^{[8]408}可见,童年生活对他和他自称“乡下人”的影响。

2. 初到北京时的自卑心理

沈从文初到北京时,只想读书以获得知识,“然而,学校的大门并没有向沈从文敞开。高小的学历,妨碍了他入大学读书愿望的实现。当他参加燕大二年制国文班入学考试时,一问三不知,得了个零分,连二元入学费也被退回”^{[7]28}。沈从文在北京有着太多的艰辛,“一贫如洗,希望中的一种全新的生活并没有出现,许多美好的想望很快在现实中被砸得粉碎”^{[9]48};“沈从文曾到琉璃厂几个小石印店里去,请求收容做一个学徒,得不到应允”^[10];沈从文必须通过写作来谋生,“他住在北京的湖南会馆里,没有棉衣,没有火炉,就用被子裹着身体坐在桌旁写作”^[11],但他的作品却得不到发表;“把所有作品寄给各报章杂志,在毫无结果等待中”^{[12]369};“有一位当时的名家,当众说着刻薄讽刺的话把署名沈从文的一叠文稿塞进字篓里去”^[11];“《晨报副刊》的著名编辑孙伏园,曾当众把沈从文投稿的一大摞作品连成一长段,开玩笑道:这是某某大作家的作品!说完后,即扭成一团,扔进废纸篓。在场的一个人后来把这

个情景告诉了沈从文，令他深感屈辱”^[10]。

沈从文经历的所有这一切，无疑造成了他精神上的苦闷，加重了沈从文的自卑心理，也强化着沈从文那潜藏心底的“乡下人”意识。而且，沈从文的这种自卑意识，不仅存在于他初到北京之时，在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都或多或少地存在于沈从文的心底深处。

对沈从文帮助极大的郁达夫和林宰平等人，和沈从文过往甚密的“新月派”徐志摩和闻一多等人，无一不是才高八斗及学贯中西之人。沈从文呢？他有什么？他除了一大堆的人生经验以外，真正是一无所有，“沈从文没有成系统地学习新思潮新学说的那份福气。那种‘乡下人’看人论世的独特观念与方法，那份从现实生活里取得的经验，像蚂蚁似的牢牢叮在他的心上，无论什么样的思想与学说，都不能再成系统地占据他的头脑”^{[7]25}。

虽然后来沈从文的这种“乡下人”意识逐渐由“自发”转向为“自觉”，甚至还从中取得了相当的心理优势，但沈从文一辈子自称“乡下人”，其实和他这种自卑心理是怎么都分不开的。

3. 保持自己独立的价值评判尺度

沈从文在很多地方都明确阐述了他的这种“乡下人”价值评判尺度：“说乡下人我毫无骄傲，也不在自贬，乡下人照例有根深蒂固永远是乡巴佬的性情，爱憎和哀乐自有它独特的式样，与城市中人截然不同！他保守，顽固，爱土地，也不缺少机警却不甚懂诡诈”^{[13]43}；“我是个乡下人，总相信勇敢雄强的读书做人，是我们青年人一种不可缺少的德性”^{[14]190}；“我崇拜朝气，欢喜自由，赞美胆量大的，精力强的”^{[15]324}。

在沈从文的眼中，乡下人正是这种雄强精神的化身，他们的生命形式正是自然率真生命品格的真切表现，他们执著真诚，他们健康而善良。所以沈从文不断在自己的作品中去表现他们，以期达到其“重塑民族品格”的最终创作目的。

沈从文觉得，他只有以“乡下人”的身份，才能抵达“生命”的真谛，而“读书人面对这种人生时，不配说‘同情’，实应当‘自愧’。正因为这些人的生命的庄严，读书人是毫不明

白”^{[16]381}。在沈从文看来，只有“乡下人”才具备这种优美的健康的“生命”，都市人则不同，他们身上拥有的更多是一种“病态”的“生命”。因此，在沈从文终其一生用文学作品所构筑起来的乡村社会和都市人生两极体系中，他总是偏向乡村，而远离都市。这是一种自觉的价值选择，也是沈从文一生的文学创作标准。

正因为沈从文的这种自觉的“乡下人”价值取向，我们才从沈从文的作品中，“看到了20世纪初叶到40年代这两个世界的对立。他从都市上流社会的沉落和乡村社会的历史演变两方面落墨，再现了我们民族的灵魂，揭示出中国在半殖民化过程中，资产阶级‘现代文明’对民族灵魂的污染……对都市上流社会的厌恶和对下层人民道德的讴歌，构成其作品感情的基本走向”^{[7]16}。

在作家建构起来的作品体系里，很少有像沈从文这样把都市和乡村对立得如此决绝。而且，沈从文对都市的偏激，也印证着自己的“乡下人”立场，“城市与乡村的这种对立与对照性质，在沈从文那里，并不仅仅只代表一种情感取向与精神归属上的差异，更重要的是代表一种价值认同上的歧异”^{[9]162}，“他的‘乡下人’自况，除了情感层面对乡村的认同，也许更多的是一种反讽，一种有意为之的对都市人生和知识阶层的疏离姿态”^[17]，而这种价值认同和疏离姿态，就是沈从文“乡下人”的价值评判尺度。

沈从文的这种价值评判尺度是他自觉的选择，从中也可看出，他从最初“乡下人”的“自卑”，到后来“乡下人”的“自称”的心理变化。“请你试从我的作品里找出两个短篇对照看看，从《柏子》同《八骏图》看看，就可明白对于道德态度，城市与乡村的好恶，知识阶级与抹布阶级的爱憎，一个乡下人之所以为乡下人，如何显明具体反映在作品里。这不过是一个小小例子罢了”^{[13]43}，当然，“沈从文对‘乡下人’与‘城里人’道德与人格价值的这种估量，不仅仅是为着取得心理上的平衡与情感上的排泄，而且还带着‘乡下人’的更大奢望，即重造‘民族的经典’，实现中华民族内部‘人与人关系的重造’。他有意将‘乡下人’身上保有的道德美，作为中华民族未来人际关系

重造的参照系”^[18]。

鉴于以上这些原因,沈从文在其创作中一直以“乡下人”自居。但很明显,他的这种“乡下人”,也绝非一般意义上的乡下人,而是带有特殊内涵的“乡下人”。目前学界于此并没有过多的讨论,这不得不引起我们深思:沈从文自称的“乡下人”,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乡下人”?

三、沈从文“乡下人”身份认同的内涵

首先,沈从文是一个少数民族(苗族)作家,他因自己的民族身份而自豪,而且,沈从文一辈子的写作都在强烈关注着少数民族人民的命运和少数民族问题,这些都说明,沈从文其实是很看重他的民族(苗族)作家身份的。因此,“他反复自称为‘乡下人’,就表明他对苗族文化传统的认同”^{[7]442},而且,“沈从文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将自己的命运与南方少数民族(苗族)的命运联结在一起的作家”,同时,他“对少数民族命运的忧虑……不仅在情感上,而且在理性思辨中,明确而不无偏爱地倾向南方少数民族”^[18],所以,沈从文“所自称的‘乡下人’,并非一般意义的乡下人,而带有明确的少数民族含义”^{[7]423-424}。

其次,沈从文其实是吸收了很多西方先进文化知识的作家,这从他本人的著作和其他不少学者的观点中都能够找到佐证。“虽然我们找不到沈从文承受西方哲学——美学思潮影响的直接依据,但影响无疑是存在的,因为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西方哲学——美学思潮在中国知识界,已不只是初期的滥觞”^{[19]181},沈从文置身其中,受到西方现代生命哲学的影响则成了必然。沈从文是“中国20世纪文学史上受到20世纪外国文学影响最广泛的作家……可以说,‘五四’前后译介到中国的外国文学作品,大都给沈从文的创作以程度不同的影响”^[20],金介甫也曾说,“他读过当时很多翻译作品,对语法并不在意”^[21]。沈从文初到北京时,“当时想读书,无学校可进,想工作也无办法,只有每天到宣武门内京师图书馆分馆去看书,不问新旧,凡看得懂的都翻翻”^{[22]372},同时,在晚年谈

到中外文学对他创作的影响时说,“看得多而杂,就不大可能受什么影响,也可以说受总的影响”^{[23]526}。沈从文的这些说法,无不证实了其创作的很多方面,来源于西方先进文化的影响。

可以说,现代文明对沈从文的创作是有着巨大影响的,但同时,沈从文由于受汉族和湘西多民族文化的影响也较深。因此,沈从文的“乡下人”身份也便具有了特殊的内涵,“他当然不再是一般意义上的‘乡下人’,而是从西方文化中获得理性启示,而在苗汉文化比较中‘取证’,从而获得现代意识的‘乡下人’”^[18],打上了“鲜明的现代文化烙印,在一定程度上传达出在中西文化汇合背景下现代中国进行社会与文化变革的声音”^{[9]185}。而沈从文的全部创作,则鲜明地反映出他的这种特殊的“乡下人”的文化心理结构。

再次,虽然沈从文自称“乡下人”,但其毕竟是一个现代知识分子,是一个从湘西乡下走进了都市的现代知识分子,所有“知识分子得到的苦难,我也总有机会,不多不少摊派到个人头上一份”^{[24]379}。晚年的沈从文在谈到他离开湘西的土著部队而赴京的动机时曾说,“我是受‘五四’运动的余波影响,来到北京追求‘知识’实证‘个人理想’的”^{[25]374}。于此,丁玲也曾说,沈从文“不甘于一个清苦的作家的生活,也不大满足于一个作家的地位,他很想去当一个教授”^{[26]151}。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沈从文的部分心态,他其实是带着成为现代知识分子的目标而来到都市的,是想成为一个知识分子的。虽说才到北京时,经历了各种苦难,甚至冷嘲热讽,但是经过他自己的不断努力,多年以后,他身兼著名作家和大学教授双重身份,在社会上也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可以说,他“很早就不是一个乡下人了,他不但一步步变成了城里人,而且是城里人崇拜的大作家,后来又成了大学者,是个知识的富翁”^{[27]291},沈从文最终“成为知识分子群体中的一个急先锋”,而且“随着身份地位的改变,他极有可能开始有意识地站在异乡人的立场上审视湘西的风土文化”,“他是站在主流文化与湘西边缘文化缝隙中的‘寻路者’”^[28]。“从初期作品的空洞乏力,到后期作品用自己的方式承担起社会责任”,可以说沈从文已

“逐渐成为一名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了，而且，“沈从文并不推却作为一名现代知识分子的责任，反而为了追求这一身份而比其他京派作家都要积极主动，以自己的方式和角度去表现一个现代知识分子的公共良知”^[29]。由此，沈从文的“乡下人”，其实是带有“现代知识分子”身份认同的，可以说沈从文是一个具有现代知识分子意识的“乡下人”，也可以说是一个具有“乡下人”眼光的都市知识分子。

另外，沈从文的“乡下人”，事实上是兼具“乡下人”和“都市人”双重身份的。沈从文曾多次提及：“血管里流着你们民族血液的我，二十七年的生命，有一半为都市生活所吞噬……所有值得称为高贵的性格，如像那热情，与勇敢，与诚实，早已完全消失殆尽”^{[30]323}；“我爱悦的一切还是存在，它们使我灵魂安宁，我的身体，却为都市生活揪着，不能挣扎。两面的认识给我大量的苦恼，这冲突，这不调和的生命，使我永远同幸福分手了”^{[31]306}；“因为进入大城市前后虽已整整六十年，这六十年的社会变化……真像奇迹一般，还是依然活下来了。体质上虽然相当脆弱，性情上却随和中见板质，近于‘顽固不化’的无从驯服的斑马”^{[24]379}。

根据沈从文自己的这些说法，可以看出，他一直是处于“乡下人”和“都市人”这两种身份的纠葛之中的，这两种身份都对其创作产生了不可避免的影响。虽然在我们的印象中，沈从文自己更倾向于他的“乡下人”身份，但在其“乡下人”身份的背后，其实始终都隐藏着一个“都市人”的身份，使得沈从文“乡下人”的观察视角和眼光，不可能和一个原生态的乡下人完全一致。沈从文他其实是以一个具有“乡下人”眼光的都市知识分子身份来观察都市社会的。这就造成了沈从文在“乡下人”的显在视角之外，还有一个“都市人”的潜在视角，这两个视角重合在一起，形成了沈从文观察都市社会特有的双重立场。

综上所述，虽然沈从文一辈子都以“乡下人”自居，但其“乡下人”的身份实际上是包含着多重内涵的，是一种特殊的“乡下人”：不仅带有明确的少数民族含义，而且具有鲜明的现代意识，

同时还是一个具有知识分子身份，并且兼具“乡下人”和“都市人”双重身份特征的“乡下人”。

参 考 文 献

- [1] 沈从文. 沈从文文集:第十一卷[M]. 广州:花城出版社,1983.
- [2] 沈从文. 自我评述[M]//从文自传.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
- [3] 师陀. 黄花苔·序[M]//师陀全集. 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
- [4] 贾平凹. 秦腔[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
- [5] 沈从文. 废邮存底·情绪的体操[M]//沈从文全集:第十七卷. 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
- [6] 沈从文. 从文自传[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 [7] 凌宇. 从《边城》走向世界[M]. 修订本. 长沙:岳麓书社,2006.
- [8] 沈从文. 沈从文全集. 第十六卷[M]. 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
- [9] 吴投文. 沈从文的生命诗学[M]. 北京:东方出版社,2007.
- [10] 张新颖. 沈从文的前半生:三[J]. 长城 2016(5):151-162.
- [11] 郁风. 三叔达夫:一[J]. 新文学史料 1979(5):137-143.
- [12] 沈从文. 从现实学习[M]//沈从文全集:第十三卷. 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
- [13] 沈从文. 从文小说习作选·代序[M]//沈从文文集:第十一卷. 广州:花城出版社,1982.
- [14] 沈从文. 给一个大学生[M]//沈从文全集:第十七卷. 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
- [15] 沈从文. 萧乾小说集题记[M]//沈从文全集:第十六卷. 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
- [16] 沈从文. 湘西·辰溪的煤[M]//沈从文全集:第十一卷. 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
- [17] 凌宇. 沈从文创作的思想价值论——写在沈从文百年诞辰之际[J]. 文学评论,2002(6):5-17.
- [18] 凌宇. 从苗汉文化和中西文化的撞击看沈从文[J]. 文艺研究,1986(2):64-72.
- [19] 凌宇. 探索“生命”的底蕴[M]//重建楚文学的神话系统. 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5.
- [20] 黎跃进. 简论沈从文对外国文学的借鉴[J]. 湘潭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5):128-131.
- [21] 金介甫. 沈从文传[M]. 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2.

- [22] 沈从文. 沈从文小说选集·题记[M]//沈从文全集:第十六卷. 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
- [23] 沈从文. 答凌宇问[M]//沈从文全集:第十六卷. 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
- [24] 沈从文. 无从驯服的斑马[M]//沈从文全集:第二十七卷. 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
- [25] 沈从文. 二十年代的中国新文学[M]//沈从文全集:第十二卷. 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
- [26] 丁玲. 丁玲文集:第五卷[M].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
- [27] 孔庆东. 黑色的孤独[M]. 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3.
- [28] 黄健. 论沈从文知识分子立场的转变——以《长河》为视点[J]. 西南交通大学学报,2006(6):67-71.
- [29] 刘向晖. 另一种孤独——论沈从文对知识分子身份的追求与排斥[J]. 创作与评论,2006(12):53-60.
- [30] 沈从文. 写在龙朱一文之前[M]//沈从文全集:第五卷. 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
- [31] 沈从文. 生命的沫·题记[M]//沈从文全集:第十六卷. 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

Right and Wrong if styled as “Country Folk”

——A study of Shen Cong-wen's identity

GUO Da-zhang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15, China)

Abstract: Shen Congwen styled himself as a “country folk” in his whole life, though he was born in a noble family of the small town, Fenghuang of western Hunan. His writing has profound meaning and the idea of nationality reconstruction which is contrary to the identification of his own. Shen Congwen is no country folk in the traditional sense, because this kind of self-professing implies the inferiority complex of Shen Congwen coming from the remote rural area and he cherishes mostly his personal value criterion hereby. Therefore, apart from the distinct Ethic meaning and modern consciousness, Shen Congwen's identity is enriched with multiple meanings of “intellectual”, “urbanite” and “country folk” as well.

Key words: Shen Cong-wen; country folk; identity; connotation

【编辑 王思齐】